

对比新中两国中学生的阅读习惯

双文化年度论文 2019

华侨中学 张丁元 (4B1)

摘要

1、前言

阅读习惯这个课题在当今中学生的教育中时常引发热议，而本文则想要着重研究新加坡与中国两国中学生的阅读习惯，来探讨一些现有的社会问题和现象，并针对现有改进空间提出建议。

2、研究综述

阅读在每个时代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在面对二十一世纪科技的日新月异，许多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都在为孩子摸索并寻找最佳的阅读方式。

肖文轩的研究就发现高中学生没有养成每天都阅读的习惯、没有养成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习惯、没有完成养成正确运用阅读方法的习惯、没有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没有养成勤于累计的习惯、没有养成预习、复习的习惯。¹

而朱琳就认为在阅读动力系统中,正确的阅读动机是唤起中学生阅读行为的发动机和对阅读行为进行定向的指示塔;强烈的阅读兴趣是激发并保持中学生阅读积极性的催化剂;高尚的、丰富的阅读情感是强化和调节中学生从事阅读活动的防腐剂;坚强的阅读意志是推动和维持中学生进行阅读活动的助力器;良好的阅读习惯则是促进中学生提高阅读效率的自动处理器,这些阅读品质在中学生的阅读活动中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²

因此，笔者希望能够综合前人研究来针对新中两国的中学生他们的阅读习惯以及阅读材料进行研究以及对比，从而针对两国学生的现状提出建议进行改善。

3、研究问题

本文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新中两国中学生的阅读习惯，因此，本文的核心框架将会涵盖并且围绕下列三个指导性问题。

1. 新中两国中学生的阅读现状有何差异?
2. 新中两国中学生现有的阅读习惯有哪些问题?
3. 上述问题对于教育者、家长以及学生来讲该怎么解决

研究价值与目的

¹ 肖文轩，《高中学生语文阅读习惯调查分析及培养对策》，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

² 朱琳，《培养中学生阅读非智力因素的对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6月

阅读对中学生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阅读活动是认知系统和动力系统共同参与，协同作用的过程。而中学生是阅读人口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对于中学生来说,无论是课内知识的学习,还是课外信息的获取,或是对自身素养的完善,都离不开阅读活动。

而中学生面临的挑战将会是:

- 一,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率地从无限的书籍以及网络信息中汲取知识。
- 二, 如何在网络风靡, 干扰不断的时代中能有系统地阅读。
- 三, 如何在当今层出不穷的虚假信息中寻找可靠的信息进行阅读。

这些挑战或许并不仅仅适用于中学生, 但对于中学生这一处于信息消化能力巅峰的群体来说,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是值得关注的。因此, 本文希望能够深度了解中新两国中学生的日常阅读习惯并将其进行对比。

本文也希望能够针对上述挑战给予现今两国中学生一个更好的阅读计划。同时, 本文也希望能给予当今以及未来教育界人士、家长以及学生参考性意义, 从新中两国中学生这个独特的视角来看当今青少年的阅读习惯。

这能让老师更清楚学生的现状, 针对学生的需求进行课程上的修正调整。让家长更清楚孩子的状态, 在必要时给予他们相对的引导, 以免他们抱着现有错误的阅读方式误入“歧途”抑或是一错再错。让中学生能够更了解自身, 从而自我反省, 提升。

3.1、研究方法

本文将主要以问卷调查的形式来了解当今中新两国中学生的阅读现状, 从而获取更全面的信息来分析探讨两国中学生的阅读习惯。

同时, 本文也将使用文献分析法。笔者将参考各类专业学术论文、期刊论文、网络资料、报章评论以及与书本和阅读有关的书籍来分析各种阅读方法。这能让笔者对现有数据进行更好的处理以及分析, 从而得出更有可信度的结论。

4、研究对象

笔者的研究对象为在新中两国就读的中学生。笔者也在中新两地都投放了大量的问卷调查, 以采集足够的样本进行分析比较。问卷一共包含了34道问题, 所涵盖的范围包括了中新两国中学生的: 阅读动机、阅读意志、阅读平台、阅读内容以及阅读质量等五个方面。投放给中新两国的问卷大体一样, 但在地域性的特殊问题上稍作调整。而新加坡的问卷也包含了中英双语, 确保新加坡学生取样的多样性以及在理解问题时的准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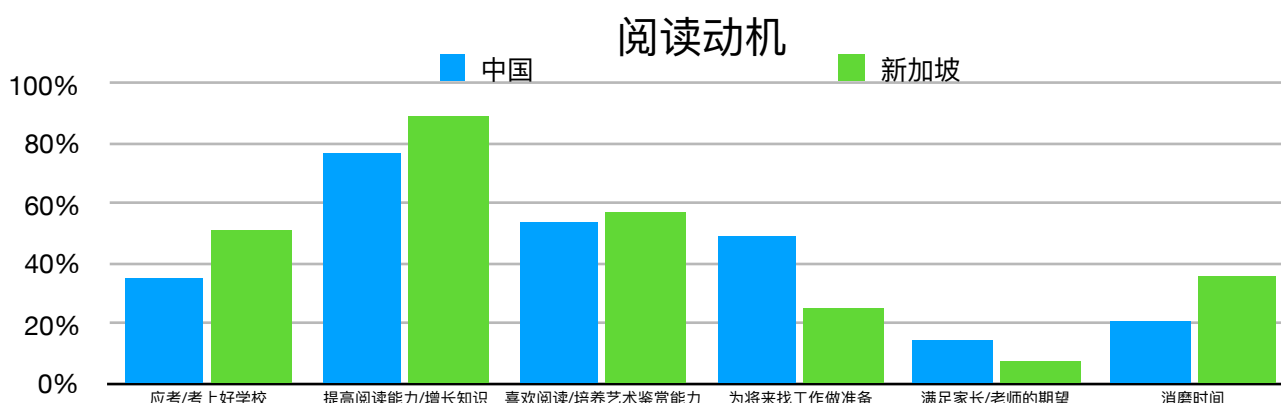
中国的问卷一共收到了200份有效回复, 其中收到的样本来自中国各地: 四川、陕西、广东、江苏、北京、海南、云南、新疆、浙江等, 概括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而男性回复占据了49.3%, 女性占据了50.8%, 男女比例几乎达到了1:1。而新加坡的问卷则收到了101份有效回复。这些基础信息确保了本问卷的代表性, 提升了本文的可信度以及权威性。

5、研究结果以及分析

本文将会对比中新两国中学生的阅读动机、阅读内容、阅读平台、阅读质量等四个方面，从而挖掘中学生在阅读时所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和建议。

5.1、阅读动机的差异

图表1



阅读动机有着启动功能，它是促使人产生某种阅读行动的原动力。它也有定向功能，引导阅读行为，推动个体走向某一具体目标，比如读什么书，怎么去读等。它还有强化以及调节功能，学生在阅读学习中树立了长远的志向，把阅读活动同社会需求和自我实现结合起来，有助于个性的健康发展。³

阅读动机可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指个体的内在需求，个体因内在需求从事各项感兴趣的活动，即使无诱因酬赏，仍能自发投入学习。外在因素指的是个体因外在诱因而学习，一旦诱因消失或降低，学习动机也减少或消失。⁴

根据图表 1 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中学生的内在阅读动机，包括提高阅读能力/增长知识（89.1%），喜欢阅读/培养艺术鉴赏力/陶冶情操（57.4%），消磨时间（35.6%）等都比中国学生来的高。而内在阅读动机往往更加巩固持久，能够驱使个体在长期中更愿意去阅读。

让人略感意外的是，虽然较多的中国中学生是为了掌握必须的知识/为将来找工作做准备（49.5%），但更多的新加坡学生的阅读动机是应考/考上好学校（51.5%）。这两者都为外在因素，但其区别则在前者属于远景性动机，而后者属于近景性动机。⁵两者可以相互转换，远景性目标也可以拆解为多个近景性目标，而应考/考上好学校就是为将来找工作这“千里之行”的“始于足下”。这种现象反映的是中国学生对未来的憧憬，阅读也较有远景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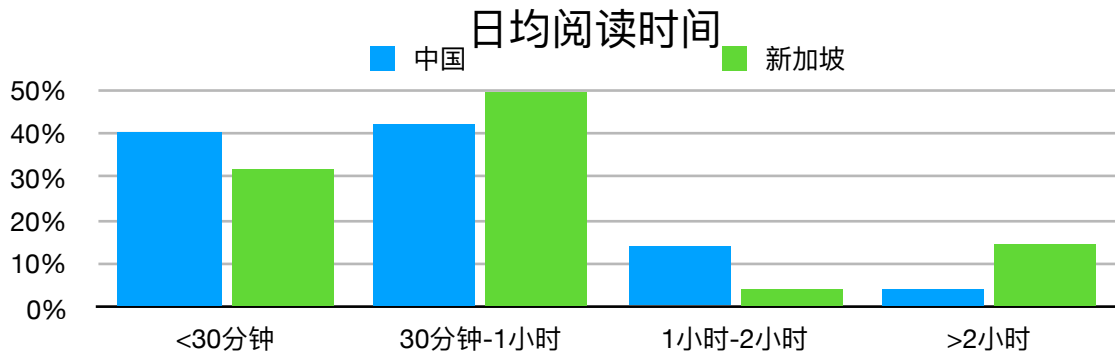
³ 朱琳，同上

⁴ 方子华，国小家庭阅读活动，《学校阅读环境与阅读动机之相关研究》，台湾屏东师范教育学院教育研究所，2004，p16-20

⁵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基础心理学”，http://old.pep.com.cn/xgjj/xlyj/xlshuku/xlsk1/jcxlx/201008/t20100818_663142.htm，2010年5月

5.1.1、阅读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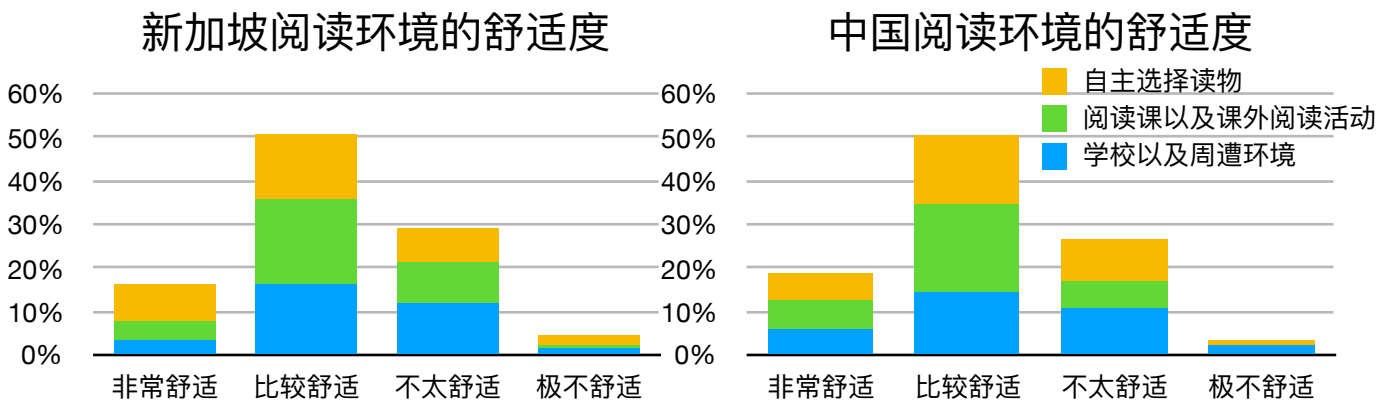
图表2



从图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有更多的新加坡学生（68.4%）日均阅读时间在30分钟之上，而中国学生只有60%的日均阅读时间在30分钟以上，同时，有14.9%的新加坡学生日均阅读时间在2小时以上，而只有4%的中国学生日均阅读时间在2小时以上。新加坡学生的日均阅读时间高于中国学生。

图表3.1

图表3.2



阅读环境舒适度的计算包括了三个因素：学校以及周遭环境给予的阅读机会（课堂阅读时间，书展等），对阅读课以及各种课外阅读活动（读书交流会）的喜爱程度以及自主选择读物的频率（前往图书馆选择读物，上网购买书籍等）。三个因素各分为四个层级让参与问卷的同学选择，最后以百分比的方式算出相对的舒适度。

新加坡阅读环境的舒适度从图表3.1和3.2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和中国阅读环境舒适度的差异不大。但阅读环境的舒适度只能论证两国学生对当前阅读环境的感知相似，却并不能说明两国在推广阅读方面的努力是一样的。对现有外在环境的满足的最大原因是由于没有接触到更好或是更强烈的环境。如同前文提及的，新加坡的阅读风气实则比中国强上不少，其根本原因还是在新加坡阅读推广活动在政府、图书馆和各种教育、民政、商业等公私营机构的合作下进行，宣传大使涵盖从总理、演艺明星到专家学者的广泛层面，活动的策划和组织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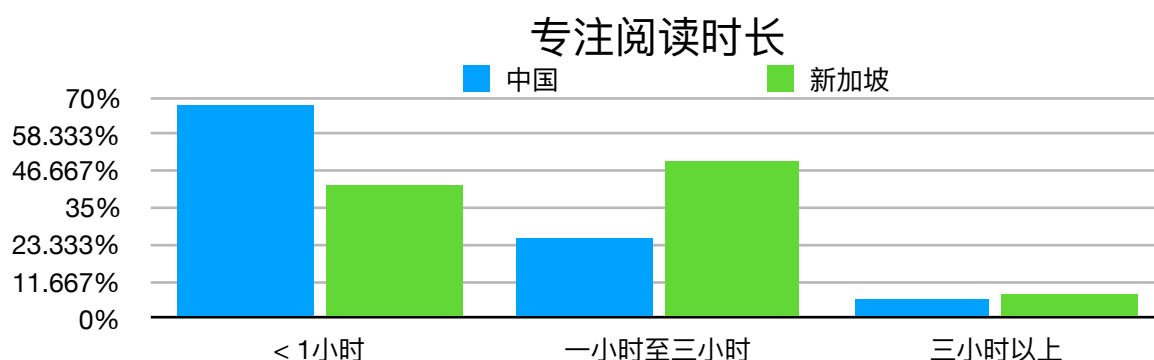
道包括了图书馆、出版商、书店、学校、电台、电视和网络等。⁶从“读吧，新加坡”，“儿童启蒙阅读计划”，“新加坡书展”，“新加坡读书会”等活动中就可见一斑。但中国的阅读推广活动更多还是图书馆在孤军奋战，因此收效甚微。同时，在硬件设施上，新加坡土地面积的狭小也成为了它的优势。新加坡全岛散布着26间设施齐全，环境舒适的图书馆，而中国却因为面积太大，资源有限等桎梏，无法提供这一类的设施。

5.1.2、阅读的可持续性

根据调查问卷，有77.5%的中国学生以及86.1%的新加坡学生对阅读的喜欢程度在从1到10（1为最厌恶，10为最喜欢）中选择了6或者更高的分数。这显示了无论是由于外在动因还是内在动因，两国中学生对阅读普遍是没有抗拒心理的。

而在不喜欢的原因中占比最大的则是没有时间（中国45.2%，新加坡68.4%）。这显示如果时间充沛的话，两国学生都是愿意去阅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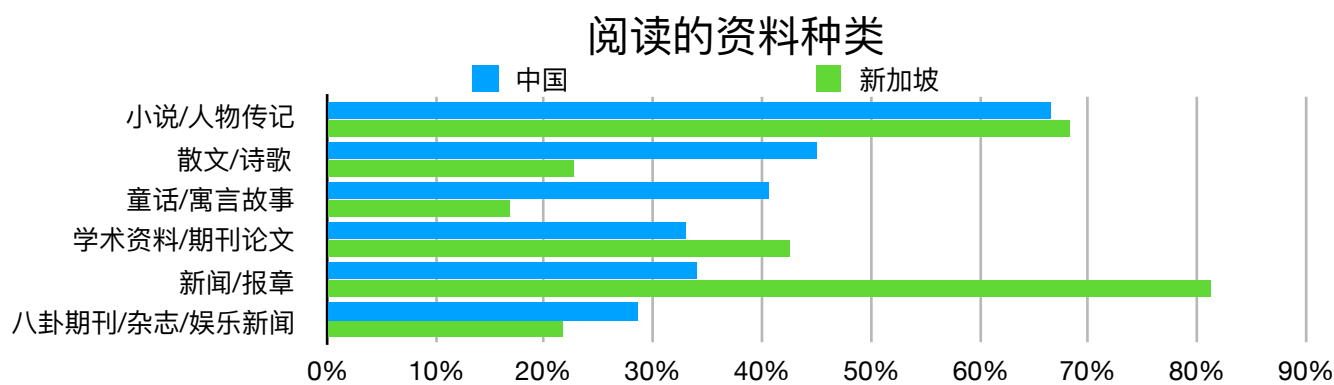
图表 4



专注阅读时长指的是能够聚精会神，目不转睛的阅读时长。根据图表4，69%的中国学生专注阅读时长少于一小时，而57.5%的新加坡学生专注阅读时长在一小时以上。中国学生在阅读上的专注力相较于新加坡学生较弱，这是由于中国学生并没有将阅读当成学习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从之前的图表2中就可看出，中国学生并不热衷于阅读，自然不会花大量的时间去阅读。

5.2、阅读内容的差异

图表5



⁶ 绘本大家，“新加坡怎么做阅读推广？”，<https://m.sohu.com/n/438395595/>，摘自《阅读推广 理念·方法·案例》（2013年6月），2019年2月

从图表5可以看出，有66%的中国学生和68.3%的新加坡学生一般阅读小说和人物传记，这两组数字都是相当的高。

图表5也显示只有16.8%的新加坡学生阅读童话以及寓言故事，这比40.5%的中国学生少了许多。相似的还有散文以及诗歌类读物，只有22.8%的新加坡学生阅读这一类读物，相比于45%的中国学生少了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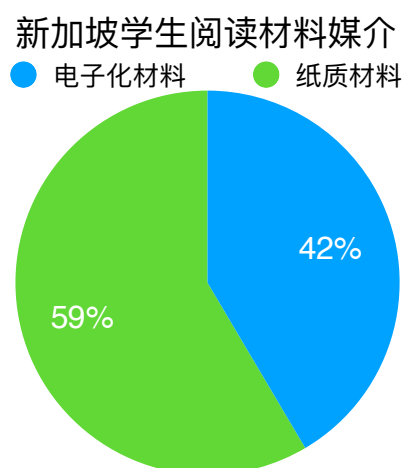
图表5显示有81.2%的新加坡学生阅读新闻报章，这比34%的中国学生高了许多。如上所述，新加坡学生接触时事的时间比中国学生是要高出许多。这种现象还是由于两国教育系统的切入点有所差异。新加坡更倾向于时事观、全球观的培养。而中国学生更多的时间却需要应对硬性的学习要求以及庞大的背诵量。而新加坡老师则鼓励同学多多阅读时事，为写文章打基础，教育的切入点不同导致了双方阅读的材料不同。这背后代表的是两国之间社会风气的差异，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发布的2016年国家阅读习惯报告就指出，报纸或网上报章是所有年龄层的必读物。⁷但在中国类似言论的声音就小了许多，更多家长所看重的阅读材料更多的是直接影响孩子成绩或是先辈总结出来的经典名著，而非短期内看起来毫无作用的时事新闻。

5.3 阅读平台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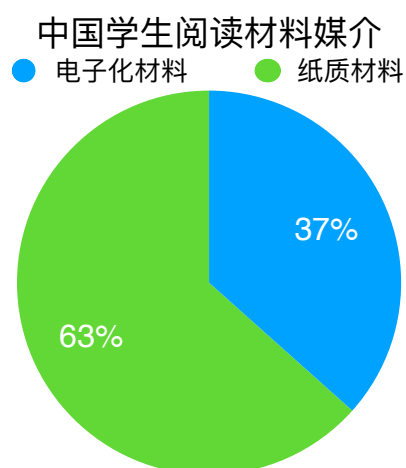
本文将阅读平台主要分割为网络阅读和传统阅读两个平台。网络阅读指任何在电子设备上的阅读，而传统阅读则指纸质以及实体材料的阅读。

5.3.1、网络阅读

图表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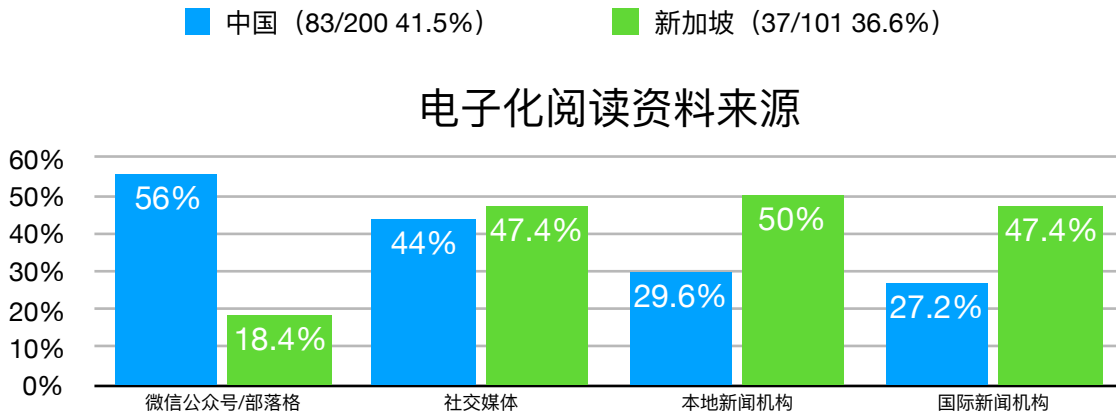
图表6.2



根据图表6.1和图表6.2，有41.5%的中国学生和36.6%的新加坡学生在纸质材料中和电子化材料中更倾向于阅读电子化材料。

⁷ 2016 NATIONAL READING HABITS STUDY ON ADULTS (p. 19, Rep.). (2016).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图表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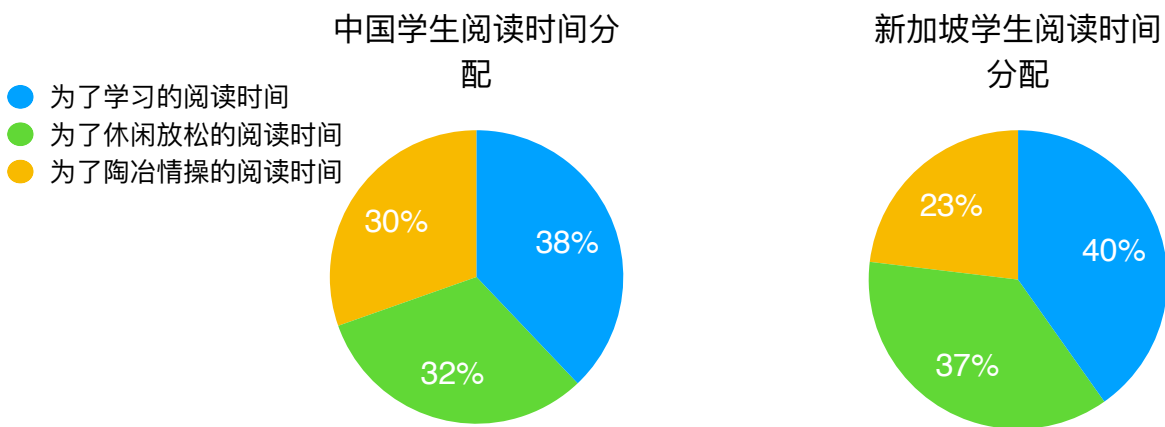


根据图表7，微信公众号、部落格以及社交媒体等占据了**中国学生网络阅读资料来源的大半**。但这些自媒体平台本身充斥着大量未经验证过的讯息，甚至还有为了自身或者集团利益的造谣者，可信度不高，假新闻遍布。而虽然47.4%的新加坡学生也通过社交媒体获取阅读材料，但有更多新加坡学生采用本地新闻机构（50%）以及国际知名新闻机构（47.4%）获取阅读材料，比中国学生都来得高出不少。这些平台虽然仍有漏洞，但相对于开放的自媒体而言，可信度以及中肯度会大幅度提升。

5.3.1.1、碎片化阅读：新闻报章、娱乐八卦、社交媒体

图表8.1

图表8.2



阅读时间计算出的百分比由（单项阅读总百分比/问卷总人数）而得出。笔者在问卷里的休闲放松的阅读时间详指八卦期刊、杂志、娱乐新闻、社交媒体等网络碎片化内容。从图表8.1和8.2可以看出，新加坡学生将36.7%的时间花在该类阅读上，而中国学生也将31.7%的时间花在这上面。可以说这一类的碎片化阅读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学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碎片化信息将复杂的信息简单化，为了达到容易认知的目的而大量降低了认知的成本。⁸麻省理工学院电脑系博士卡尔纽波特在《深度工作》一书中概括上述现象时指出：现在很多脑力劳动者花费六成以上的工作时间在“浮浅工作”上，但这种工作和学习方式通常不会创造太

⁸知乎日报，“长期接受碎片化信息有什么弊端？”，<https://daily.zhihu.com/story/4849771>

多价值。⁹但在生活中碎片化时间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¹⁰，与其对抗，不如将它利用并发挥最大效应。

在《碎片化阅读背景下全民阅读的推进》一文中，张福平就指出电子读物的碎片化阅读虽然因其快餐式阅读特征而妨碍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深层思考，但短文、图片浏览之类的碎片化阅读，又会帮助人们更快地获取多元信息、丰富认识，从而更全面地认识事物。¹¹这是认知的基础，也对知识之间的融合、重组有着巨大的作用。而作为中学生，电子化媒介的碎片化阅读和纸质媒介的系统性阅读更应该双管齐下，丰富认知，建立完整的思维体系。

5.3.2、传统阅读

根据图表6.1和图表6.2，有58.5%的中国学生和63.4%的新加坡学生在纸质材料中和电子化材料中更倾向于阅读实体书籍和资料。其中，60.5%的中国学生和81%的新加坡学生都指出背后的原因是由于纸质材料让他们更有“阅读感”。根据新加坡2017年青少年阅读报告，更多的青少年倾向于阅读实体材料，这与笔者的问卷结果不谋而合。¹²该报告也指出，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了手机屏幕太小以及纸质书籍难以取代的“阅读感”。这显示，即使是在电子化潮流的今天，实体材料仍占据了学生阅读的主导地位。紧跟其后的原因则是实体材料让学生有读完整本材料的欲望。而只有不足半数的学生指出网络资料太过凌乱，而实体材料的信息更有体系这一问题。这显示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察觉网络阅读和传统阅读之间的差异，而对该差异的认知会改变他们的阅读导向，因此笔者希望中学生能够通过本文更加注重该问题。

5.3.2.1、系统性阅读：整本书籍、经典名著

从前文的图表8.1和图表8.2可以看出，新加坡学生在陶冶情操方面的阅读只花了23.1%的时间，而中国学生在该方面也只花了30.4%的时间。笔者在问卷里陶冶情操的阅读详指经典名著、童话、寓言故事等。而这些书籍往往是成本的，有系统性的阅读材料。两国学生在这方面阅读所花的时间相对都是最少的。而结合图表5中新加坡学生童话寓言等方面较低的接触量，可以看出新加坡学生在这类阅读中的严重缺失。长久以往，这场经典名著在本地会逐渐被淡忘。

高小华在《高中语文经典名著阅读教学问题与对策的研究》一文就指出，当前部分中学生语言文字水平低，阅读能力差，与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有隔离和生疏之感的现象。而这些都与经典阅读淡化有关。¹³这样阅读的缺失不仅可能会影响中学生完整思维体系的建立，也对他们语言水平的提升形成了阻碍。

⁹ 联合早报，“如何应对碎片化时代？”，<https://www.zaobao.com.sg/news/fukan/others/story20180502-855448>，2018年5月

¹⁰36kr，“承认吧，碎片化阅读明明就是一件大好事”，<https://36kr.com/p/5038813.html>，2015年10月

¹¹ 张福平，<碎片化阅读背景下全民阅读的推进>，见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2月

¹² L. C., & S. B. (2017). *Report on the reading habits of Singapore teenagers 2017* (pp. 14-18, Rep.).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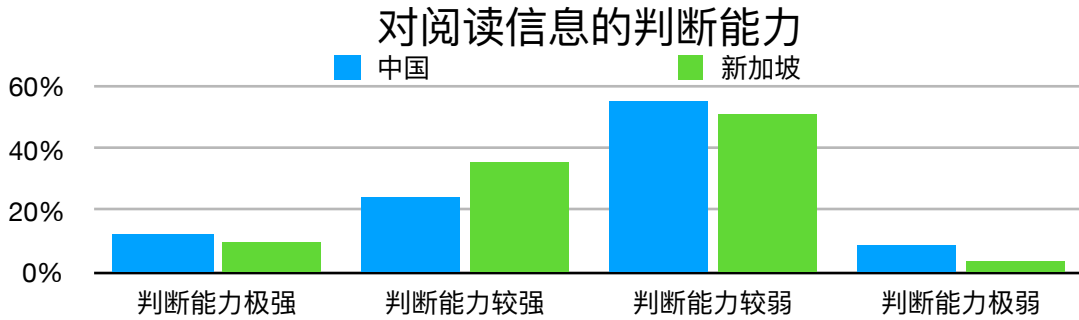
¹³ 曹小华，《高中语文经典名著阅读教学问题与对策的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10月

5.4、阅读质量的差异

本文将主要从对阅读信息的判断能力和阅读有效性两个角度来对比以及分析中新两国中学生阅读质量的差异。

5.4.1、阅读信息接受度

图表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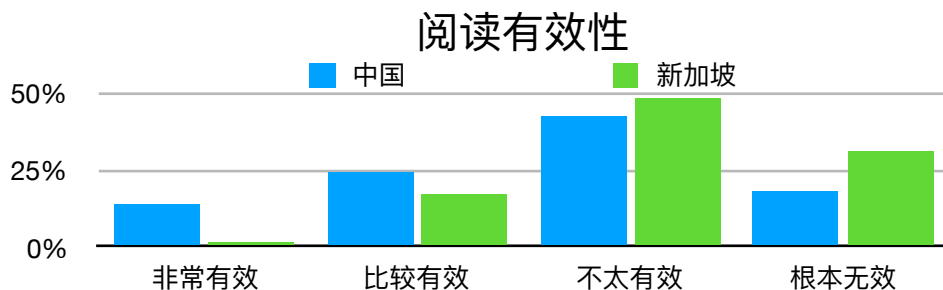


对阅读信息的判断能力在本文中主要以三个方式衡量：在阅读时是否会觉得所阅读资讯（包括知名新闻机构、政府、学校等的官方网站）出现错误（逻辑漏洞，过度夸张，倾向性言论等），在阅读时如果觉得看到的资讯有瑕疵是否会进一步思索（如何反驳，如何改进，事实真相等）以及是否会从不同网站或来源来阅读同一件新闻。三个因素各分为四个层级让参与问卷的同学选择。

从图表9中我们可以看出63.6%的中国学生和54.4%的新加坡学生偶尔或从来没有批判性思维。两国中学生对阅读信息的接受度都有些盲目，批判性思维普遍偏低。这种现象实属正常，毕竟，连大多数成年人都不一定带有批判性和怀疑心理去阅读。但在当今假新闻泛滥，企图操控我们的行为和思想的世界里，这种现象无疑是危险的。现在中学生未来所处的世界更加迫切的需要这样的批判性思维，而思维的锻炼则应该在两国都从中小学阶段就开始。

5.4.2、阅读有效性

图表10



阅读有效性在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衡量：是否会在阅读纸质书籍或电子书籍时做笔记，是否会制定自己的阅读计划，是否会向师长或同学提出自己在阅读时遇见的疑问，是否会归纳总结自己阅读过的内容。四个方面分别分成四个层级的频率让参与问卷的同学选择。

从图表10可以看出，目前中新两国中学生阅读有效性普遍偏低。而新加坡中学生的阅读有效性比中国中学生还要逊色些，可见新加坡中学生并没有养成随读随记，温故知新，求索发问等习惯。而中国中学生由于考试需要，在阅读时的自发自主性则会更强些。

李霓虹的研究就发现¹⁴，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的低下主要体现在泛而不深上。语文阅读的目标虚化，内容包罗万象，可在保证了“量”的情况下却又忽略了“质”。这与新中两国中学生目前的阅读有效性非常相似，大量的信息充斥着中学生的头脑，可却因为缺乏思考而无法长期的停留，造成了过目即忘，学而不思的现象。

该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现今时代资讯爆炸，杂七杂八的信息让中学生目不暇接，而新加坡中学生更是从小“机不离身”，缺乏细细阅读，求甚解的精神。

6、建议

两国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两国大部分学生不阅读的原因是因为缺少时间，因此，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应该致力于增加学生的自由时间，并鼓励学生将自由时间投入于阅读当中。例如新加坡现有的课前阅读时间，就能很好的利用早晨的时间，让同学们的一天从阅读开始。

两国中学生在电子材料与实体材料之间仍更加偏爱阅读实体材料。因此，在针对一些网上资料时，老师们不妨将其影印成实体材料，让学生更愿意去阅读。这不仅仅能提升“阅读感”，也是培养在阅读时做笔记的好习惯的机会。

两国大部分学生对电子材料和实体材料在信息系统性上的差异并不清楚，作为引导者，老师也应该重视中学生系统性思维的培养，强调阅读整本书籍的重要性。教育者可以把类似于书城之旅的课外活动纳入课程范围中，鼓励学生选购书籍，而不是仅限于在图书馆借阅书籍。消费金钱购买本身也是外在阅读动机的一部分。而家长也可适当的购买一些实体书籍赠与学生，当你的房间汗牛充栋时，那么系统性阅读也自然会成为习惯。

新加坡

新加坡学生陶冶情操方面的阅读量低，童话、寓言、散文、诗歌等方面的阅读量也低。这种现象背后首当其中就是一场文化危机：经典、历史、文化是否会被下一代遗忘？这场危机不限于新加坡，但新加坡的状况却更加紧迫。解决这样的危机核心在于让学生意识到经典、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和不可取代性。人类的历史不外乎模仿学习，厚积薄发，最后突破创新。对经典、历史、文化的舍弃是对人类祖先几千年积累的忽视，这会让现今学生看到的世界大幅缩水。新加坡的现状便是过于注重眼前实事，未来发展。因此，教育人士也该对整体教育方针有所调整，将更多的文学古籍、传统经典等在经过适当简化后编入教材之中，而不是仅着眼于现当代文学或说明类文章。

新加坡中学生倾向于从本地报社和社交媒体获取电子阅读资料，那么老师们也应投其所好，多使用这一类平台作为传播教学资料的媒介。例如每天在固定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分享一篇文章以供学生阅读，或是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报社和新闻网站的文章，学生对这些他们更熟悉的平台在阅读时的抗拒心理也会较低。

¹⁴ 李霓虹，《小学语文教学有效性初探》，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11月

中国

中国学生在网上阅读时资料来源参差不齐，也没有辨别真假新闻的能力，缺乏批判性思维，而假新闻这个问题却越来越糟。这个问题不限于中国，但中国的状况却更加紧迫。作为学生，我们应该为自己的阅读材料负责，有意识的辨别网上资料来源的权威性，并且通过多种途径查证资料的可信度。而校方也应该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学会如何检索阅读资料，过滤并且筛选适合自己的阅读资料。比如不同文献的专业度等，经过层层审阅才能出版的书籍是很多网上内容难以媲美的。

中国学生的阅读时间偏低，专注阅读时长也相较更短。因此，为了增强中国学生的阅读动机，中国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将外在的学习压力化作内在阅读动力。将阅读归纳为一种常态，而不是单纯以完成作业为目的功利性地阅读。地方政府部门也可借鉴新加坡开展“国家阅读运动”，在当地推出类似于新加坡“世界书香日”，“读吧，新加坡”等活动推动青少年阅读，鼓动全民阅读的风气。¹⁵

中国学生对时事新闻的接触量也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阅读环境的问题，校方应该主动订阅报纸、国际或区域性期刊等，丰富学生的阅读材料。而不是只限于文学著作或文摘类读物。学生也该认识到自己阅读范畴的局限性，扩展自己的阅读量以及领域。身为家长，也不应该刻意的管控孩子的阅读内容，局限于阅读课内读物或是经典等。时事新闻评论报章也同样重要。

中国中学生更倾向于从微信和社交媒体获取电子阅读资料，如上，老师可以在微信等平台上找一些有文化涵养和底蕴的公众号，包括时事评论、小说、散文等，通过他们熟悉的平台充实学生的阅读资料。

7、研究局限

本文虽然涵盖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中新两国中学生，但却由于篇幅有限，无法更有针对性地从特定角度进行对比以及分析。这些特定角度包括了性别，家庭经济状况，阅读地点等。相信如果有机会能够在调查问卷中进一步针对这些角度进行提问并且分析，本文能够更好的反映中新两国中学生的阅读习惯，并为家长，学生以及教育工作者提出更加具有前瞻性的建议。

8、结语

两国中学生在阅读上都有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缘由是多面且复杂的。要改善现状则需要教育人士、家长、学生三方的共同努力。教育人士和家长起到推动性作用，而关键还是在学生自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阅读习惯的改变还需要长期的工作以及努力才能有所转变，但无论是从硬件还是软件上，中新两国都有提升的空间，希望本文能够给予两国参考性的建议，帮助中学生更好地阅读。

9、参考文献

¹⁵ 公共文化服务，“从新加坡“国家阅读运动”，看如何提高国民阅读积极性”，http://www.sohu.com/a/131154845_669468，2017年3月30日

英文文献:

L. C., & S. B. (2017). Report on the reading habits of Singapore teenagers 2017 (pp. 14-18, Rep.).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16 NATIONAL READING HABITS STUDY ON ADULTS. (2016).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7% of Singaporeans did not read in past 12 months: NLB study. (2017, June 0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7-of-singaporeans-did-not-read-in-past-12-months-nlb-study-8931732>

中文文献:

蔡元培等著 戴小璇编 《名家巨匠谈读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1）页163

曹小华，《高中语文经典名著阅读教学问题与对策的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10月

公共文化服务，“从新加坡“国家阅读运动”，看如何提高国民阅读积极性”，http://www.sohu.com/a/131154845_669468，2017年3月30日

绘本大家，“新加坡怎么做阅读推广？”，<https://m.sohu.com/n/438395595/>，摘自《阅读推广理念·方法·案例》（2013年6月），2019年2月

联合早报，“如何应对碎片化时代？”，<https://www.zaobao.com.sg/news/fukan/others/story20180502-855448>，2018年5月

联合早报，“调查：更多人偏好阅读纸质书超过七成青少年喜欢阅读”，<https://www.zaobao.com.sg/news/singapore/story20180802-879926>，2018年8月

李霓虹，《小学语文教学有效性初探》，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11月

吕红，〈消遣性阅读及其文化意义刍议〉，见《职大学报》，2015年第6期

半十四，“为什么要读经典，”知乎，2015年9月3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802856>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基础心理学”，http://old.pep.com.cn/xgjy/xlyj/xlshuku/xlsk1/jcxlx/201008/t20100818_663142.htm，2010年5月

腾讯评论，“‘中国人不读书’能靠阅读立法管吗”，http://view.news.qq.com/intouchtoday/index.htm?2559&pgv_ref=aio2012&ptlang=2052，2013年9月

王玲，〈浅谈初中生英语阅读能力的培养〉，见《中国校外教育》，2015年5月

王书乙，《新加坡南华中学华文阅读活动与学生阅读动机之相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4月

肖文轩，《高中学生语文阅读习惯调查分析及培养对策》，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

袁远晖，〈中学生阅读习惯培养策略〉，见《现代中小学教育》，2016年5月，第32卷第5期

知乎日报，“长期接受碎片化信息有什么弊端？”，<https://daily.zhihu.com/story/4849771>

张福平，〈碎片化阅读背景下全民阅读的推进〉，见《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2月

朱琳，《培养中学生阅读非智力因素的对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6月

36kr, “承认吧, 碎片化阅读明明就是一件大好事”, <https://36kr.com/p/5038813.html>, 2015年10月